

狗日的战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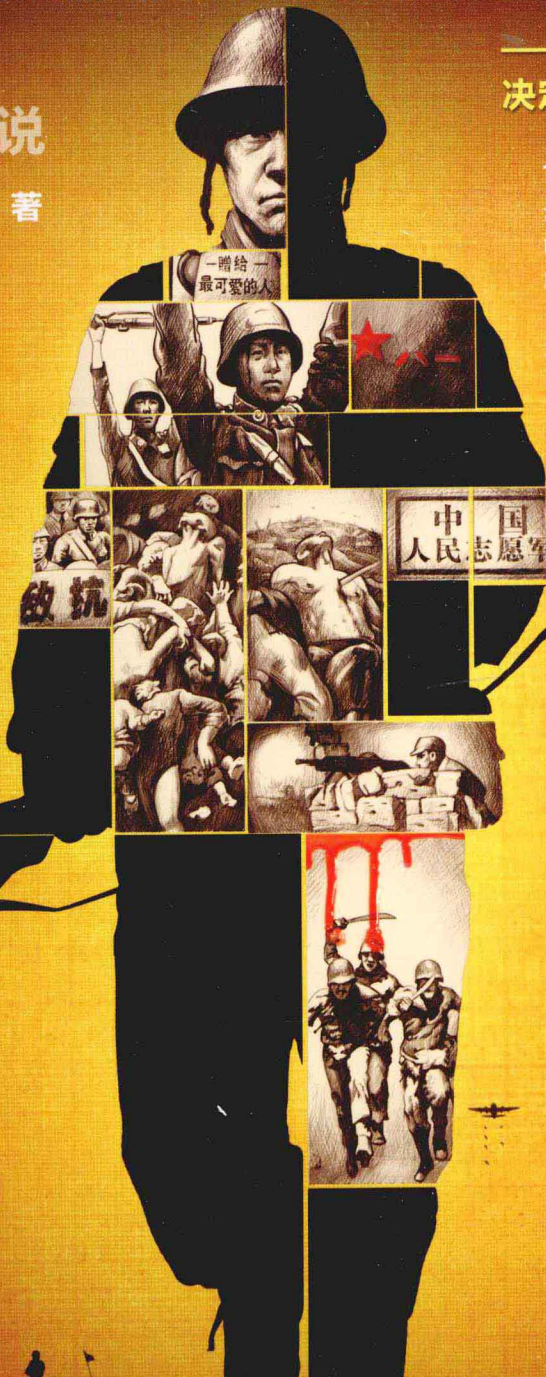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打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，告诉你他所目睹的战争真相

长篇小说
冰河 著

——淮海战役——
决定天下大势的一战

3

1938年，农民老旦被抓壮丁，参加抗日；淮海战役时，他投降解放军，调转枪头打国军，瞄准了昔日兄弟；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刚刚解甲归田的老旦，又杀向了朝鲜战场……战争的硝烟似乎永不消散，多年以后，他又被揪上了批斗台。



【一个人的中国现代史】
荒诞、苍凉、气势磅礴



狗日的战争

一个打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，告诉你他所目睹的战争真相

3

长篇小说
冰河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狗日的战争. 3 / 冰河著. -- 福州 : 海峡书局,
2014.1
ISBN 978-7-80691-887-6

I. ①狗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70336号

狗日的战争. 3

著 者: 冰河

责任编辑: 庄鸿

特约编辑: 张福建 胡艳艳

策 划: 读客图书

版 权: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书局

地 址: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10号海鑫大厦7楼

邮 编: 350001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mm × 990mm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183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91-887-6

定 价: 3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- 第一章 调转枪头 /1
- 第二章 翠儿的怪病 /24
- 第三章 玉兰之死 /34
- 第四章 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 /69
- 第五章 鬼子，八路和汉奸刘 /115
- 第六章 绝望的老旦 /127
- 第七章 道歉的服部大雄 /156
- 第八章 板子村的破鞋 /182
- 第九章 决战淮海 /200
- 第十章 收编路上 /235
- 第十一章 田中一龟 /255

第一章 调转枪头

走来的共军长官挂着奇怪的笑，有善意，也有得意，还有那么一点……冰冷。他放下水杯背起来手。他一背手就说明是屋里最大的官儿了。那笑像画出来的，粘上去的，皱纹跟着笑在走，每一声都带着眉毛眼睛满脸跑。这张脸虽然熟悉，老旦却死活想不出，只是他走的这划船步看着眼熟，走一步颠一下，右脚撇向外面，像一条狗要抬腿撒尿，像一只蝎拉虎子抬起被太阳烤热的脚。老旦被这只脚勾起记忆，它的主人的名字划船一样从脑海到了嘴边儿，可老旦只来得及抬起一只手，嘴还没张，二子已经跳起来。这机灵鬼，不论抢饭还是抢话，永远都比他快。

“肖专员！哎呀！怎么是你啊？”二子叫起来，还腾地站起来了。旁边的战士吓了一跳，哗地举起了枪，鬼精灵的二子扑通又坐下去，堆出夸张的笑脸：“肖专员，你可好啊？”

老旦张着嘴发愣，怎地竟是这人？这张脸无非老了些，胖了些，带了官气，却真的是黄家冲见过的肖道成。他一说话其他人就闭了嘴，问老旦话的黄牙长官小心地将钢笔放在了本子正中，侧过身，双肘撑在椅子扶手上，后脚跟抬起，一副随时要听命令站起的样。

“这是我们肖政委……”这个军官很少说话，说了这一句就脸红起来，像鼓了多大勇气才如此。

“还是二子眼快，老旦，黄家冲一别，这又六七年了。”肖道成冲老旦伸出手来，老旦犹豫了下，握住了。“还真没认出来，肖专员……政委，怎在这里？”老旦找着话，不知从何说起。二子也伸过手来和肖道成握了一下，一握就松开了，像是怕被烫了似的。

“既然是决战，大家都不能缺席啊。我不知道对面是你，要不早就过去劝你了。”肖道成退后一步，对着那几个人说，“哎呀你们可不知道，这两位仁兄啊，当年在我到湖南搞根据地的时候，可救过我们工作组的命呢。”肖道成这话令场面略显尴尬，那个早准备好的军官立刻站起来让了位，另外两个眼睛也亮，忙去搬过两张凳子。“肖政委，要不你们先聊聊？”黄牙长官站在一旁，换了副客气脸。

“也好，你们先去忙吧，我和二位老朋友聊聊。”肖道成一摆手，让老旦和二子坐下。既然说的是两人，杨北万便要带走。黄牙长官拍了拍杨北万说：“小兄弟，跟我去查查材料，找找三个哥哥？”

杨北万欢天喜地去了。屋里只剩他们几个和端枪的士兵。士兵也不笨，一个端壶，一个洗杯，给二人倒了开水。

“肖专员成了肖政委，你这官儿大了不少吧？”二子堆着笑道。

“我是这个旅的政委，没多大。”肖道成拿出一包烟，给二人都点上了，“老旦，你后来没再回黄家冲对吧？我们后来去那里搞土改，人一个都不认得了。”

老旦低下眼帘：“去了常德后，俺就没再回去了，抗战胜利就跟着部队往回走，走着走着就来这儿了。”

“知道你是个硬气的，别对这次被俘有太多想法，你要知道，这是必然的，这一场仗，你们输了。”肖道成语气诚恳，并无凌人之气，“东北你们输了后，全指望着这中原一战，最近一周算是见了分晓，不单你们这14集团军，整个战场七八十万人，都被我们各个击破、逐个歼灭。打完这一仗，天下大局就定了，蒋委员长就是想打下去，他也没什么兵了。”

老旦低头喝水，热水流进身体，冲淡着满身的阴郁。“你们后来都在湘西么？”老旦端着杯问。

“之前都在，也去江西待过一阵儿，鬼子投降后就出来了。”肖道成像拿不准一样犹豫了下，又说，“阿凤还常念叨你，要不是你，大家就都死在山路上了。”

“她还好吧？”老旦坦然道。

“还好，她很好，她在师政治部工作。”肖道成微笑着，似乎在刻意表达什么，又仿佛在隐瞒什么，但老旦都听不懂。

“那就好，兵荒马乱的，能活到今天都是福气……”老旦放下了杯子。

“老旦，以后……有何打算？”肖道成歪着头问。

“败军之兵，怎敢有打算？”老旦也把头歪起来。

“看你这话说的……”肖故作不屑，“我们的传单你看过吧？就是没看过，喇叭里喊的也听见了。我们对俘虏的政策是开放的，是去是留随你挑，但绝不杀，这和你们可不一样。”

老旦心里一惊，他想起夏千枪毙的那十几个共军，想起那个抽他烟锅的老兵，虽然是上面的命令，可这笔账他跑不了，共军能饶了？

“事情变得这么快哩，还没想……”老旦苦笑道。

“不着急，慢慢想，有任何想法，立刻让人告诉我，行吗？”肖道成说完站起来，又给他们递了两支烟。

去战俘营的路上，老旦夹着脖子闷闷不语。二子和杨北万倒走得颠颠儿的。几百名战俘排成四队，走在共军列出的甬道里。一排排枪口下，国军弟兄们衣衫褴褛，形容惨淡，彼此都没了招呼的兴致。共军的红旗插满一路，在风里嚣张作响。路边有很多得胜回来的共军，或站或蹲，抽烟嘍牙抠脚丫，有说有笑地看着，不时有人打趣着这些俘虏：

“看你们这帮鸡毛那小样！服不服……啊！你瞅什么瞅？早让你们投降就是不听，饿得都他妈跟狼犊子似的！活鸡巴该！”

“嘿，那个光屁股的兔崽子！把鸡鸡给俺夹起来，让咱们这边的文

工团看见了，像怎么一回事哩？”

“等一会儿吃包子的时候可别噎着，也别往裤裆里拢啊，吃完了有种的就跟爷回去接着打老蒋！”

“抗日的时候不见你们，鬼子一投降了，你们就蹿出来抢地盘儿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倒会吃现成的！”一个兵歪着帽子喊着。

“放屁！”队伍里有人应了一声。

“谁喊的？妈了个巴子的，出来！”几个共军不干了，在小山坡上哇哇叫着，有的还拉着枪栓。俘虏们也停下来，两边拿枪的战士有些慌，却不知该怎么办。

“刚才谁喊的？有种喊没种出来，龟儿子长鸡巴没有？”那个兵也站起来。

俘虏中一个头缠纱布、胳膊吊在夹板儿里的军官出来，走到小山坡下：“我喊的，老子说你放屁！”

“你个龟儿子的，反了你啦！”那个歪帽子共军端着枪就要冲下来。

“老子民国二十六年打鬼子的时候，你八成还在四川嘬你娘的奶吧？抢你们的地盘儿，你个龟儿子倒讲得出口？”这人口气好硬，老旦不由为他吸了口凉气。

几个共军脸或红或青，一个粗壮的冲过来，凶巴巴抓住了他的脖领子抡拳头要打。旁边的卫兵不干了：“干什么你们？打俘虏可违反纪律，你是哪个部队的？”

“打就打了，老子拎脑袋干了这么些年革命，还怕处分？”歪帽子共军挣开卫兵，一拳打在那军官头上，他立刻倒了，一串血洒在雪地上。

国军弟兄们不干了，围过去推开打人者，有人指着山坡骂起来：“你妈个逼！抓我们可以，这么埋汰人，老子可不干！”

“一群没人性的东西，我们当年跟鬼子打武汉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如今憋足了劲和我们干，真以为你们占理？”

没有人想讲理，双方吵打一团，拳头脚的都上了。共军毕竟有枪，

一个个端了起来，有人朝天打了一枪，可这些人哪里在乎？于是又有人打了一梭子，双方这才分开。老旦见此也走过去，正要骂上两句，却见那军官站起身来，扯掉头上散落的纱布，指着打人的家伙说：“娘们儿样的力气，亏你长了个男人样，有种再来？”

歪帽子共军可真火了，掏出手枪拉开了火，顶住那军官的头：“反动派！老子就毙了你！”那军官动也不动。

“干什么？干什么？”国军弟兄们涌上来，守卫的共军忙两边推着。老旦火烧脑门，也想凑过去给那歪帽子一下，却被二子拽着。

“都别闹了！”军官回头大喊一声。这一回头，老旦登时认出来了，是那个一只眼的宪兵队少校，被他打过一拳那个。

众人静下来，少校看着举着枪的歪帽子共军，往前走了一步说：“小子，枪不是这么吓唬人的，你学着点儿。”说罢他猛地出手了——谁也没想到他会出手，那胳膊还在绷带里吊着，呼地就伸出去了。他一掌削在对方握枪的手腕上，紧接着一个反扣拧过去，撩起左腿踢在他腿窝里。歪帽子共军定是料不到，打仗或是块好料，这近身搏斗却一窍不通，登时被他这几下弄稀松了，手里一松，手枪已被少校夺了去，反过来顶在他的脑门。

“放下枪，放下枪！”一大群共军对着少校举起了枪。少校视若无睹，只将枪口抵着歪帽子的脑门。国军弟兄们都惊得傻了，老旦也愣在原地。歪帽子脸色煞白，死瞪着这一只眼的少校。

“小子，你记住，你们这不叫胜利！”少校说罢猛地推开他，退后两步，枪交左手，右臂陡然耷拉下一截，他竟用这断臂夺了枪！少校转过身来，慢慢将枪对准了太阳穴，像要点一支烟那么慢。他一下子看到了吃惊的老旦，本是冷冷的脸，苦涩地笑了下。

“中华民国万岁！”

独眼上校高呼着开了枪。子弹扑哧穿透了，却没带出什么，好像那头里的血肉已经随着失望和眼泪流干，直到他沉沉地倒下了，脑浆才喷了满地，染红了那只惨白的瞎眼。

歪帽子怔怔地站起来，看着少校的尸体发愣。老旦骂了声娘，扑过

去抡拳就要打，二子和杨北万早有防备，一个搂脖子一个搂腰，又有弟兄上来捂他的嘴，三个人硬是拖住了他。

“俺日你妈……你个狗操的……从你妈屁眼儿里钻出来的货，来啊……拿枪来啊！”老旦躲着那人的手，恶狠狠地骂着。歪帽子怔怔地看着他，垂下了眼。一支部队跑来，迅速拦在两边之间。他们带走了歪帽子等人，押送部队推着老旦，国军弟兄也拉着他。刚才骂人的共军们有些蔫了，一个个转身离去。

“把尸体抬走，放这儿不好……”一个当官的说。

二子拉着老旦的胳膊：“走吧，旦哥，走吧……”俘虏们也跟着劝了，大家叹着气，看一眼少校的尸体，准备继续前行。

“都等一下！”老旦对大家喝道。他挣开二子，立正身体，面朝上校的尸体大喊一声：“敬礼！”

众人都立正了，哗哗举起了手。几个共军立正一旁，等他们放下了手，才将独眼上校抬上了担架。

“俺还打过他一拳呢……”老旦轻轻地说。

“你打他没错……”二子说，“他也没错。”

一大群俘虏坐在地上，讲台后面的土墙上贴着十几个认不得的大红字。中间两个人头像高高地挂着，也都是生面孔。几个军官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后，看着俘虏们都坐下了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军官啐了一口水，尖着嗓子开始训话。

“都坐好了吧……嗯，诸位好，我奉命和大家沟通沟通，说说我们的政策，想听的要认真听，不想听的也坐着别乱动，丑话说在前面，请诸位先明白眼下的态势。”尖嗓子长官喝了口水，又说，“原本要把你们里的很多人交到后面去审问的，尤其是军官，但是呢……现在的战局大概你们也清楚，没什么秘密可言了。我想几天之内你们这几个集团军就会被全部歼灭了，这个……很快全国战场上的所有国民党部队，也会被我们彻底打败并歼灭了。所以，你们首先应该感到庆幸，这个……你们早一点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，就可以早一天弃暗投明。稀里糊涂

过了这么多年，到今天一定要明白了。”

老旦低头听着，倦意爬上眼角，他不喜欢这人的声音，这话他肯定说了无数遍了吧。二子不安地望着四周，凑到他耳边说：“没有机枪，看共军那眼神儿，不像是耍突突咱。”

“你们原本和我们的战士们一样，都是穷苦人，都不愿意打仗，大多数人是被逼的。这个……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领导下，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，本来就要结束战争，恢复生产，开始国泰民安的新生活，可蒋介石独裁政府不干，鬼子前脚投降，他就派你们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了，这个呢……就发动了全面内战。抗日的时候他消极抗战，让鬼子占了大半个中国，等我们好不容易把鬼子赶出去了，他就来摘桃子，还让中国人自己打自己，这个么……这是所有中国人民都无法接受的！”

尖嗓子长官夸张地拍桌子，一桌子玩意儿震得跳起来。老旦身边一个小兵也抖了抖，老旦斜了他一眼，臭兵娃子，比杨北万大不了多少，却还不如杨北万有见识。尖嗓子长官的话太过刺耳，独眼少校尸骨未寒，老旦听得真是反胃。消极抗战？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？自己的战友死了成千上万，好多仗打不过鬼子是真的，拼光了也是真的，但是这个……好像并不消极啊？在武汉和长沙、常德、重庆，老百姓不都是和国军一块打鬼子么？他们送粮送衣也都是自愿的，国军这个……没有抢老百姓的东西啊。

“国民党抓兵抓丁，搞得民不聊生，你们刚想重建家园，就被抓个干净。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可都是自愿参军的，家里只剩一个老娘，都要把儿子送上前线。这个……国民党反动派把中国人民陷入了水火之中，哪里顾穷人老百姓的死活？你们这里面，这个……有多少人是被抓来当兵的？”尖嗓子长官伸着脖子问。

“我是！”杨北万弹簧样蹦起来。老旦想拽下他，却已晚了。

“我家几个兄弟，都是被他们抓来当兵的，家里就剩下老爹老娘，我们不来当兵他们就要砍掉我这两个手指头，说是怕我们参加解放军！”杨北万举起中指和食指，激愤地大声说道。

“俺也是！”

“我也是被抓来的！”

十几个人相继站了起来，大多是些个年纪不大的。

“俺也是，他们说了，俺不参军就剁了俺兄弟的头！”二子竟也站起来，指着老旦的头喊着。老旦皱眉看着这愣球，可他说得没错呢。

“你？你哪一年被抓来的？”尖嗓子长官疑惑道。

二子挠着头：“俺……三八年被抓的。”

“那也是被抓来的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也不能抓兵！”尖嗓子满意地点点头，两手平伸指尖朝下晃了晃，示意大家坐下，接着说，“你们定是都知道，国民党反动派是怎么对待被俘虏的解放军战士的，而我们这个……又是怎么对待你们的，我们的军官是怎么对待同志们的。战场上的这六十万解放军，从司令员到普通战士，这个……吃穿大家都一样，都称同志，连我们的毛主席都是住窑洞，穿着和我一样的棉袄。你们的军官吃的和你们一样么？穿的和你们一样么？你是个军官吧，这个……说你哪！站起来！”

尖嗓子伸出一根又瘦又长的指头，坚定地指向这边，老旦等几个军官互相看着，不知它指着谁。“说你呢，那个脸最黑的中尉！”尖嗓子哇哇叫了。这下再无悬念，比旁人黑出一圈儿且穿着中尉军服大衣的老旦站了起来，心狂跳着，他知道这不是害怕，是被拎出来站起的紧张。

尖嗓子眉毛倒竖，眼睛喷火，正义的目光像要把老旦剥光似的。老旦没经历过这样的过场，两腿还真的簌簌发抖了。

“别的兵连裤子都没得穿了，你还穿着军官的大衣，你叫什么，什么职务？”

“报告长官，俺叫老旦，是第14军105师307团3营营长。”

一地的俘虏私语起来，捉耳朵咬腮帮，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传说中的家伙。听说他南征北战，军功无数，青天白日啥的多了去了，军功章就一小麻袋，据说还见过蒋委员长……而且对弟兄们很好，拳打过宪兵队的王八蛋。

尖嗓子显然不知他的底细，抱着胳膊对他说：“你这是什么名字？”

都这时候了，还敢隐瞒真实姓名？”

“俺就是这个名儿，爱信不信！”老旦恼火起来。

弟兄们见他作难，晓得他的都纷纷点头，还有的脑袋藏人堆里说：“他就这名字，都是这么听说的。”

尖嗓子略觉失望，喝了口水继续问：“你有没有欺压过老百姓？有没有欺压过你的士兵？有没有杀死过解放军战士？说！”他说罢又想拍桌子，手到了桌面却轻了，顺手拿起根烟来。

老旦耷拉下眼。前两个都是扯淡，但最后这个确实有，认还是不认呢？思索片刻，他抬头道：“长官，俺家在河南农村，也是穷苦人出身，刚才俺兄弟说了，三八年俺也是被抓去的，抓去也是打日本，不想去俺就没命了。可这一走，家里只剩下女人和娃，十年了，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，俺却回不去。俺和弟兄们想的一样，仗打完了早点回家……要是早知道解放军为咱们穷人打仗，关照咱们家里，俺早就带着他们过来了。”老旦最后一句说得底气十足，本来么，这也是正理儿，国民政府说话不算数也是真的。

俘虏们纷纷点头，附和说是。尖嗓子再度失望，拎老旦出来批判并没激起民愤，这算盘打花了。老旦后面的话没错，这老家伙还算懂事，虽然身经百战，却并没有什么臭架子。38年是个吓人的日子，尖嗓子那时还剃着阴阳头在山坡放羊，自不敢和这老兵痞比资历。

“嗯，你先坐下。军官也好，士兵也好，国民党反动派一骗到底，这个……其实原因就在于他也是穷人！他是老兵了，打鬼子定是出生入死，可是蒋介石呢？这个……不让他回家，还派他来打内战，和曾经一起抗日的兄弟部队打内战，这哪里是个头？听你口音是河南的，那里日子不好过啊，就说一个黄泛区，这十年寸草不生，瘟疫流行，病死饿死的人好几百万，这可都要拜蒋介石所赐！”

尖嗓子结结巴巴的感慨陈词，把俘虏们说得眼湿了，心酸了，不少苦孩子出身的弟兄受不住了。尖嗓子的话挠醒了心，挠痒了眼，一个哇地大哭，一片人便开始陪泪，还有几个在那儿干号。不是河南的，被弟兄们这凄凄惨惨地一撩，也都吧嗒落泪了。杨北万像死了娘，哭得邦邦

头撞地。二子不知哪里又找出了眼罩戴上，奶妈一样拍着他的背：“乖啊，娃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啊。”可他那只眼却红了，看着地面一堆烟头出神。

翠儿和孩子到底活着吗？顶过来了吗？村里真的像黄牙长官说的那样么？这不敢想的问题像身上看不到的伤疤。一家人如此苦命，还是因为太过穷苦的来历。这十年本也攒了不少钱，五六百块大洋总该有的，却飞的飞没的没，身边竟没剩下多少。二子前些天还在遗憾，那几年一千块大洋都拿命换来了，最后竟还是个乞丐。离家这么近了，万一能回去，让老婆孩子看到这副穷酸样，可怎么臊得起？不知不觉中，他也缩起肩膀啜泣起来。

尖嗓子满意了，拿起冒热汽的水杯咂了一口，冲着另一个军官抬了抬下巴，那人看样早憋不住了，腾地站起来，操着东北口音说：

“弟兄们哪！大家醒一醒吧！不把国民党反动派打倒，咱们穷人啥时候才能熬出个头呀？不瞒诸位弟兄，俺原来就是国民党，俺家是辽宁农村的，俺在东北为蒋介石卖过命。咱们在前线玩命打解放军，可是郑洞国那个王八羔子却烧了我老家，杀了我那瞎眼的爹，饿死了俺的老娘，俺家两个妹妹要出长春城去找解放军，都被国民党的机枪打死了。可俺一直跟着廖耀湘，玩命地和解放军干，直到解放军俘虏了俺，俺才知道有这回事。弟兄们哪，咱们以前不懂，现在明白了，只有跟着共产党，才有咱穷苦人翻身的日子啊，只有拥护毛主席，才能安安生生地回家过日子啊！”

这东北侉子声泪俱下，说得一众俘虏更是痛不欲生。新兵们牵肠挂肚，玩命地想家；老兵们痛心疾首，悔不该上错了船。尖嗓子微笑着，昂着下巴站起来。

“大家都别难过了，从现在起，咱们都是……这个……穷苦一家人。你们要是愿意，就参加咱们解放军，打倒蒋介石个狗日的，拥护共产党毛主席……这个……成立我们穷人的新中国，彻底消灭地主官僚和资本家们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和压榨。你们要是不愿意，就回家去种地，部队会发路费和……这个……返乡证明给你们。如果你家乡解放了，看

看你家是不是比以前过得好了！如果你的家乡比以前更好了，你们愿意就再回来参军。大家肯定都饿了好久了，先吃点东西……这个……再说！”

尖嗓子一招手，两个小车变戏法般从后面推过来，系着围裙、戴着袖套的炊事兵一把掀开厚厚的棉被，白花花、热腾腾的馒头和包子垒得像小山一样。俘虏们登时崩溃，大牙都要馋掉了，他们不由分说排着队，老旦落后了，只能排去队尾，被前面的二子一把拽进去。

“都啥时候了，你还这么架巴？”

俘虏们每人领到两个包子和一个跟步兵雷差不多大的馒头，放开腮帮子大啃起来，有的一边啃一边流泪，吃得猛了，噎得伸脖子翻白眼。共军战士早有准备，忙端过去几碗水给灌下。一地人闷声咬着，老旦和二子坐在一块儿，叉着包子和馒头也攘了个够。包子吃下去了，老旦觉得尊严也吃下去了。这是他军人生涯中第一次被俘，这滋味不好。和一群大头兵毫无二致，狼狈地蹲在一处狼吞虎咽，他这么多年豁着命攒起来的军威荡然无存。仪容肮脏不堪，没有人给自己谦让，为了抢到一头咸菜，老旦被人狠推了一把，差点摔倒在几个共军长官前面。这些都不重要了，他看着这些弟兄的丑态，泛起淹没一切的心寒。

“大势已去！”

老旦心灰意冷地感慨了。国军看来是输定了，连自己这样的老兵都没了悍气，被共军的几个馒头和一通讲话就消灭了孔武，这些新兵又如何能够让国民政府回光返照？但……这样不是也好？反正是中国人最后当皇帝，共产党还能比鬼子恶？得了天下，还不是得让自己回家？蒋委员长对他所说的那番恳切的话或是真心，但他有再好的愿望，终归敌不过这场战争带来的变数。

思想教育，政治鼓动，他们让俘虏们重新认识共产党和解放军，了解他们的纲领和力量。解放军部队确实大有不同，纪律像钢铁一样，说干啥毫不含糊。他们总是热情高涨，每天干活都唱着不同的歌，挖战壕运装备没人偷懒，没人抱怨，也没有吊儿郎当或是胡作非为的。跑来跑去的解放军士兵都挂着自然自信的笑，对冲锋打仗像是要娶媳妇般兴高

采烈。一支连队经过战俘营，看那一身武器弹药，定是去打冲锋。他们摩拳擦掌有说有笑，像去看大戏一样不在乎。俘虏们自觉丧家，蔫蔫地看着。这一连没人来找事儿，还有人对大家挥手，有个脸长的还跑过来大声问：“有泰安的没有？有泰安的老乡没有？”

当官儿的立刻出现，将他揪着耳朵扔回去。老旦坐在一旁，看着共军部队一支支过去，都和打了鸡血似的兴奋着。他们上下都称同志，互相敬礼，一个连坐地上抽烟瞎聊，一声令下哗啦就走。不少人边走边吃，官兵吃穿真都一个球样。老旦心下叹服，却不明道理。国军部队里如麻子团长、杨铁筠、王立疆等好军官的确不少，却也有众多一无是处的酒囊混蛋，他们在后方吃得膘肥，小手套甩来甩去，却不干正事儿，上了战场就一团稀松。老旦想起在重庆酒馆儿里开导自己的那三位长官，除了琢磨如何站队，如何保全，何曾想过如何打赢那场战争？

老旦叹了口气，徐蚌战场这么大的决战，国军的那股劲儿确实没了，之间的协作也没了默契，武器再好，劲儿却分散了，又怎么能赢？

老旦喝下半碗二子端来的水，水味很足，带着淡淡的涩。这水已经有家乡的味儿了，它熬出的粥好喝，煮下的面条筋道，就是洗澡都爽滑滑的。此地离河南不过千里，开着吉普车也就是两天的路。可这一战输了，回家的路或也断了，干了十年兵，就和个叫花子一样回去？除了那一堆要生锈的军功章，就是这一身伤痕了。老旦真咽不下这口气，可是，又能怎么办呢？

共军派出一拨拨的工作人员，对俘虏的耳朵轮番轰炸。战俘营里进来一些，便又出去一片。二子和杨北万都等着他，老旦却始终不表态。熟悉的兵越来越少，饭菜越来越香，这一晚竟然还有一杯酒，他们说今晚吃饱喝足，去看文工团的演出。

演出在一个广场，前面有个不大的木头台子，红色的幕布，巨大的头像，还有好看的女子报幕。一段山东舞蹈之后，开始表演奇怪的节目。水灵灵的大姑娘穿着破衣烂衫，说着可怜巴巴的故事。故事是河南老家的，妹子说的是河南话。老旦被她的乡音吸引，被她的眼泪感动。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剧，看着看着就掉进去了。一个男人被国军抓了

壮丁，女人没东西养孩子就向地主借了高利贷，还不起了地主就拉人上门，想拉女人去做苦工。留着小胡子的地主抢过女人怀里的孩子，一把扔出了门外，女人死抱住门闩，凄厉地喊着。老旦泪如雨下，板子村虽无地主，但战乱之中，历来恶霸横行。他忘了眼前是戏，忘了坐在哪里，也忘了自己是谁。他忍不住站起来了，他擦着泪大骂着，要掏枪干那地主，一把却抓了个空！台上台下都被他吓一大跳，全场顿时静寂。

老旦回过神来，见地主和女人都呆呆地看着他。老旦羞在心里，脸却是煞白。旁边的弟兄们不少都眼泪鼻涕一大把，二子撇着嘴，独眼恶狠狠地瞪着台上。几个演员笑了，他们都笑咪咪地看着老旦。老旦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咬牙决定坐下，那女子突然高举拳头喊道：

“打倒地主恶霸！打倒土豪劣绅！”

俘虏们一个个站起来，群情激愤，异口同声跟着喊着。老旦吃了一惊，被吵得要聋了。见二子都跳起来喊了，他也干脆加入了。喊几嗓子出汗，也出了愤懑，像发泄憋了半月的痧，发出来舒坦多了。台上和周围的解放军挥着臂膀，像要干掉什么似的。

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解放全中国！”

老旦举着胳膊，咬了舌头，他喊不出这句话。他看了眼二子，二子非但闭嘴，早连眼都闭上了。

“是老旦吗？”一个声音在背后说。

老旦惊讶回头，却不认得这军官。那军官呵呵笑着坐下，把纳闷的二子挤到一边儿。

“怎么？就忘了？两年前在牛城，你差点毙了我不是？”此人说着就把胳膊搭上来。老旦哎呦一下握住他的手：“歪嘴兄弟，是你啊！”

王皓摘了帽子，露出倭瓜也似的长条脑袋，这一笑就又歪了嘴：“是啊，大老远看着这驴脸像你，你不喊那一嗓子，我还不认呢。”

当年东进收复失地，老旦带着部队和王皓的共军游击队在牛城相遇，双方险些动手，但鬼子起哄架秧子，国共立刻统一成了朋友，收拾了鬼子之后，大家喝得哭哭啼啼的。

“怎么？被我们收拾啦？那时候就告诉你早晚天下是我们的，你还